

傅子

傳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鉛質軟

俱不及鉸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黎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傅子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叙

附錄

四十條

臣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鶡觚子北地傅玄撰  
 晉書本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  
 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  
 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玄初作內篇成

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  
 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  
 孫孟子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  
 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  
 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較之  
 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  
 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至元明以  
 後藏書家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  
 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

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  
采掇哀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  
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  
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  
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  
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  
曰鏡總叙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  
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爲二其宋志五卷原  
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大典失

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  
卽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爲附錄  
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  
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戴凱之竹  
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  
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  
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于正獨立此書所論皆  
關切治道闡啓儒風精意名言徃往而在以視論  
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

簡收拾于缺爛之餘者尙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傅子

正心篇

晉

傅

玄

撰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

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

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爲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



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誠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

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

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麕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

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

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

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闔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

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  
 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  
 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  
 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  
 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  
 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眾流  
 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  
 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  
 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

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  
 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

此案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

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  
 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  
 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  
 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  
 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  
 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眾

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

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

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

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尙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于誅

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

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臯陶難得臯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

人何以王也在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臯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臯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惠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

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



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

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

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

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

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已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

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貴之寶獨宿于野其為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

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  
 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  
 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  
 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  
 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  
 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  
 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  
 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  
 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

禮讓則修禮讓

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

利出于力爭則

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  
 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沖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  
 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  
 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  
 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  
 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

傳一  
心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  
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  
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怨民忠  
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  
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  
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  
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  
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  
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僞

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  
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  
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  
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  
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  
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  
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  
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  
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

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王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崇偽

案此句疑有脫誤

陳于三衢妨

傳子  
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  
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  
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  
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而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  
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  
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  
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

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  
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  
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  
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  
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  
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  
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  
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  
故君子不貴也

傳子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爲秦越人且害之而況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



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

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無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傳子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

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苟令君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苟令君乎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琴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

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  
 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僨河溜沈瀨山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  
 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斲案取字無鴨足之義斲字字書所無攷字典有取字肉也

又有斲字脉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脉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取斲疑即取斲之訛今無別本可校 姑仍原文 取斲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蟲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

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者

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為患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

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寧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

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

魏武帝

愨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阜帳

帟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曾賓客行酒食盃而汚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歛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相者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爲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幟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具變用感而作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爲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斂斃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以上三十三條  
見太平御覽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諡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

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以上七條  
見文選註

傳子

項家達校

傳子



